

绿色呐喊

何满子

序

本集之命名为《绿色呐喊》，是取了集中第三分的篇名。那一分的命名为《绿色呐喊》，是因为它里面的文字大抵是针对文化污染的。本书作者不是登高一呼万众云集能带头组织一个抗拒污染的“绿党”的角色，只能以渺小微弱的声音呐喊几声。这里头也略略有师法鲁迅将他的小说集称之为《呐喊》的意思；但鲁迅说他的“小说和艺术相距之远”《呐喊·序》，是大师的自谦，而我的杂文和艺术相距之远，却是不承认也得承认的事实。

近些年来，常常有人，口头或书面称我为“杂文家”，对此我真是十分惶恐。“杂文家”之称如非讥讽或调侃，是一个非常庄严和沉重的称谓。我愿意放胆地从实招来：在我看来，大师鲁迅以来，能称得上“杂文家”的实在屈指可数，也不过三个五个吧。聂绀弩可以算一个，“三家村”唯邓拓庶乎近之。不少以杂文家知名的，写得也很多，但大多数只是些时评、议论小品之属，与杂文艺术尚间有焉。这不仅是艺术表现上没有到位，也由于指摘时弊上切入不深，没有刺中要害。近年来杂文繁盛，作者辈出，有些作家也确实写出了些经得起反复吟咏、令人击节赏叹的佳作，但为数仍不很多。杂文要写得好确也很难。略可一读的多数是浮艳在肤，骨格差点力道。至于我自己，即使不妄自菲薄，写也写得不算少，然而自己惬意满意，勉强可称为杂文艺术者，顶多也不过十之一二。这里面还要扣掉“文章是自己的好”的敝帚自珍的

心理，所剩就更少了。

因此，出杂文集在我是十分踌躇的。六七年前，承牧惠不弃，约我编一本杂文集，考虑了许久，仍觉得还是以不献丑为好而辞谢。1988年经人再三怂恿，壮着胆集结了当年以前10年间的这类文字，编出了《画虎十年》，取“画虎不成反类犬”之意，可说是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心态拿出去的。现在又将1989—1993年间的这类文字结集，胆子稍壮了一点，不那么太腼腆了。这大概，打个不正经的比方，如女人失身一样，有过第一次，第二次就不在乎了。

这5年间，在报刊所发表的零星文字，大约在600篇上下，照说，这些文字是全可以编入杂文集的。除了一部分系列性的篇章已编入《中古文人风采》和《五杂侃》两书，剩下的带有专论性质的短文准备另行处理外，这类杂里古冬的东西尚有300篇左右，收将拢来，剔除了意思实在不大的部分，共得134题161篇，已悉数编在本集之中。

自鲁迅以来，杂文集的编排向来采取以写作时间为序，挨次编下来的老章程。这回我给自己捣了一下乱，按文字的性质分成四分外，每分中的时间也是打乱了的。道理是想使之有序化，即将题旨相近的各篇集中在一起。这个如意算盘是，还想将散乱的文字集结成有如分章分节的一个整体。没想到篇数太多，事先又不是甲乙丙丁ABCD地定章定节，有计划地逐篇写下的。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于是弄得像阿Q画圆圈一样，画来画去画不圆，颠来倒去，愈排愈糊涂，最后只好马马虎虎，就这么一回事算了。希望大致还有点班排连营的轮廓，不至像一群散兵游勇似地不成队列。

即此小事，也可验证孔子所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之

难。1994年的钟声已响起，我已活满了75岁，照孔子之说，该可以从心所欲了，但不逾矩哪行？差得远。

1993年除夕子夜。

目 录

第一分 阅世编

羊和礼和直道	(3)
一张烛照力非凡的账页	(8)
由一张旧报触动的.....	(11)
检讨	(14)
鹦鹉无罪	(16)
王力亮相	(18)
不妨现身说法	(20)
“人人讲假话”云云.....	(22)
如果我是我	(25)
春寒杂谈	(30)
南北湖之什	(32)
为晋惠帝一辩	(36)
皇帝与文人	(39)
天目山怀钱大王	(44)
笨的自供	(46)
中国的.....	(49)
精练的愚蠢	(51)

公主告状	(54)
店名犯讳	(57)
子见南子衍义	(60)
茶馆议论侧记	(63)
不知从何说起	(66)
如果法利赛人再聪明些	(68)
手空疮痒之余	(70)
隐私权	(72)
说作伪证(附《跋李燕〈八猴图〉》)	(74)
角色意识	(77)
巧取与豪夺	(79)
“护官符”	(82)
医喻	(84)
吃补药	(87)
医道和治道	(90)
变戏法儿	(93)
从天津往事想起的	(95)
“顾力行何如耳”	(97)
“吃肉骂娘”心态分析补遗	(99)
从武汉忆旧起讲	(101)
经济笑话	(103)
两件小事	(105)
以祭灶为题	(108)
“吃”的相声材料	(110)
玉手开瓶 1500 元	(113)
恶劣情欲及其实现	(115)

骗·····	(117)
读晚报所想·····	(119)
玉皇大帝女儿和圣树·····	(121)
咬指演义·····	(123)
保镖的演变·····	(125)
打招呼·····	(127)
“皇帝”吃瘪·····	(129)
新闻记者应该是“好事之徒”·····	(131)
蛇年乱弹·····	(133)
蛇年蛇喻·····	(135)
申公豹·龙虾·回文年·····	(137)
老人节的遐想·····	(139)
婚姻与用人·····	(141)
女中学生戴耳环·····	(143)
从茶跳到可口可乐·····	(145)
手势与打势·····	(147)
阿 Q 主义·····	(149)
新旧假洋鬼子·····	(151)
对号入座·····	(154)
精神胜利与谱系学与佛道斗争·····	(156)
缠足和理学·····	(159)
民间的徐文长、纪晓岚故事·····	(162)
谈阮大铖·····	(167)
尼克松的启示·····	(176)
送瘟神妙法·····	(178)
新闻和笑话·····	(180)

哥伦布和偶像·····	(182)
-------------	-------

第二分 蔷薇小辑

拟《无花的蔷薇》(前记并 28 篇)·····	(187)
-------------------------	-------

第三分 绿色呐喊

白衣秀士王伦·····	(271)
群玉班·····	(273)
“韩康的药店”·····	(275)
吃书与吃铜·····	(277)
《林家铺子》和《倒闭》(附诗一首)·····	(280)
祝寿·····	(283)
簌装活鸡活鸭·····	(285)
香港雪米莉·····	(287)
文学与猎奇·····	(289)
如是我闻、我见、我想·····	(292)
老人的“用武之地”·····	(295)
奇文对赏录·····	(297)
布封的轶事和张岱的讽喻·····	(300)
索尔仁尼琴的跌落·····	(302)
想飞·····	(306)
书名·····	(309)
二十一世纪的戏·····	(311)
谈游词余韵·····	(314)
慎言祷·····	(316)
以比基尼为兴·····	(318)

人格多少钱一个?	(321)
话题是八十一岁的影后	(323)
“由他去吧”	(325)
开口就错	(327)
艺坛新事两则	(329)
腰斩	(331)
求吻	(335)
索吻之评论的评论	(338)
健忘症颂	(341)
歌星与歌妓	(343)
“戏子”!	(346)
阿 Q 的市场价值观	(349)
在市场经济面前	(351)
重酬奥运奖牌得主问题	(354)
乌鸦赶走夜莺	(356)
王安石论“虚假繁荣”	(358)
《音乐预言》之实现	(360)
从流行曲算不算艺术谈起	(362)
虎子的故事	(365)
为《8 字迷》叫好	(367)
干戈与玉帛	(369)
以哭止哭	(371)
音乐的威力和忧思	(373)
吁请正名	(375)
代坑	(377)
面子	(380)

献身新潮·····	(382)
一个小人物的新春祝福·····	(387)
文化危言·····	(390)
限制商业文化的一点小道理·····	(396)

第四分 集外杂集

“一统楼”题名记·····	(401)
最低纲领活到 2005 年·····	(404)
絮语寄广州花市·····	(406)
乌有人物与小道消息·····	(408)
君子兰又开花了·····	(410)
酒与爱情·····	(412)
关于酒文化的书·····	(415)
写序心理·····	(418)
“二川人”情思·····	(420)
四川笑话鼓吹·····	(423)
风赋并序·····	(427)
棍铭并序·····	(430)
旧诗偶存·····	(432)

第一分 阅世编

羊和礼和直道

人的脑子里往往会闪出一些疑莫能决的问题，有的因为小事一桩，能解答与否无关宏旨，有的因为事不关己，懒得操心索解，瞬息就沉入忘川了；可是偶而触机遇缘，问题又突然会泛上来，一寻思，依然疑莫能决，如此反复几回，这问题就会顽固起来，增加其出现的频率，大有故意捣蛋、缠住人不放的架势。正如鲁迅写《阿Q正传》，是因为阿Q缠住他不放，“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

要说的是与羊有关的一个问题。在电影里或画片上看到羊群，路过菜场看到挂着羊头，清真馆门口看到涮羊肉的市招，一句话，遇到与羊有关的各类事物，这问题就会一闪而过，有时还一闪而不过。东想西想，逐类旁延，老半天耽在胡思乱想里，有如做白日梦。有道是“至人无梦”，那末，连白天也耽溺于近乎做梦的胡思乱想之中者，其属于妄人是无疑的了。

这个关于羊的问题的起因，要追溯到与羊有关的同为六畜之一的牛，即“牛棚”。当年从“牛棚”救出，奉命去牧羊。这差使极好，不单因为羊每天不能不放，可以免掉许多开会听训之苦，而且羊很听话，正如《列子·杨朱》篇所说：“百羊为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本人当羊倌时虽然年事已

逾大衍之数，尚略胜五尺童子一筹，对付小小羊群还算是应付裕如、胜任愉快的。山坡上一赶，统率下的喽罗们低头啃草皮了，世上如今也没有把羊群幻视作魔鬼的堂·吉珂德这类人物，不会有被殴打捣乱之虞，羊司令可以放心地坐下，躺下，自由自在地享清福，消磨人生半日闲了。天塌下来也好，有人此时在挨斗、练喷气式也好，眼不见心不烦，不亦乐乎？

无奈身子闲着，心闲不下来，禁不住要胡思乱想，越轨逾矩的坏想头也就难免。为了正心诚意，拘束邪念，一半也为了考考脑子里还存点什么货，就以眼前的羊为题，肚里背起古书来——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

脑子里的古书，能背诵的以《四书》为最多，这是小时候以挨手心的惨痛代价换来的。《论语》里孔子教训子贡：“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背到这两句，对孔圣人的恂恂守礼，也就是坚持原则的品质，不禁十分佩服。反求诸己，则是宁肯加入子贡派，留着羊自己吃肉，不爱捞什子的礼的。不料正在佩服之际，突然又记起了《论语》里另外一段关于羊的对话，叶公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其子证之。”孔子却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瞧，这简直是通同作弊，父亲或儿子偷了羊，却为之隐瞒，在道德上是故意撒谎，很“不老实”，发展下去就是“死不悔改，抗拒改造”；在法律上是知情不举，包庇罪犯，属于“抗拒从严”，在宽严大会上该归入倒霉的那一边。孔子却说：“直在其中”，这不论讲古道理还是今道理，寻常道理还是革命道理，都是错定了的。试想想，如果眼前有人偷了我的羊，抵死不认账，分明看见他偷的父亲或儿子又赖着不肯作证，那我怎么交代？势非扣工资赔偿外加一顿狠狠的批斗不可。这圣人之道岂不是太坑人了么？

但疑莫能决的问题不在这里，我的羊也没有被偷，谢天谢地。要替孔子辩护，也还是有说辞的。那就是和他老人家在羊与礼之间选择“我爱其礼”，即坚持原则，是同一道理。这回的隐瞒之所以也有其道理，倒并非是因为他遵守了林副统帅所说的“不说谎不能成大事”的信条，而是孔子自己所宣扬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原则。世上的道理原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总管找得到站得住脚的理由为一切荒唐的事辩护，羊身上自然也可以正面反面各做其文章。

然而人要钻起牛角尖来也真无法可治，正是在这上面，我的难题就出现了：如果孔子的父亲偷的羊——当然叔梁纥没有过偷羊史，这是运用胡适之博士的“大胆假设”法——正是别一位君子用来“告朔之饩羊”，也就是他儿子认为“我爱其礼”而万万省不得的那一头，而此人又别无第二头可供替补，那么，那边必须有这头羊才能尽礼这个原则应该照顾，这边老子干了坏事儿子必须为亲者、尊者讳的原则又要坚持，这左右两难的困境怎么解脱呢？我想来想去，也没能替孔子找到答案。

这样迂而愚的问题原不值得为之耗费脑细胞，而且，事不干己，凭什么要我去关心孔夫子的困境，为古人担忧呢？但常言道：小事可以喻大，孔夫子也教导我们凡事要触类旁通，举一隅要以三隅反，于是，我就活学活用起来。在我当羊倌的那时，“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的原则似乎是至高无上的。岂不闻在生产上是不不要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宁要社会主义的穷过渡；在交通上是不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宁要社会主义的误点？各行各业都有与此精神一致的同类标准口号，实行着“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的高尚原则。至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原则，上头是否照办，造反派内部是否照办，局外人不得而知，我们这些与牛羊为伍的人更

加无从知道。教育群众的道理则是必须划清界限，六亲不认，一概检举揭发，愈彻底愈好，经得起考验者才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上面是一点不能含糊的。孔子那条“直在其中矣”的彼此隐瞒、互相包庇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教条于是一败涂地。本来按理说，它也是站不住脚，没有存在价值的。

至此，问题似乎已经解决，思想豁然开朗，羊呀什么的也可以从脑子里退休了。然而，“百世俟诸圣人而不惑”的事情是没有的，近年来羊的问题又来困扰人了。爱羊还是爱礼？其父攘羊其子还是证之呢还是隐之才算直道？这些问题又疑莫能决了。现在似乎和我当羊倌的年代翻了一个个儿，“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似乎不再吃香；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倒真像“直道在其中矣”了。

穷过渡之类的“我爱其礼”当然是乱弹琴，或硬是置人死活于不顾的胡作非为；而其实际，则口中叫喊着“我爱其礼”的人在狼吞虎咽地吃羊，却强迫着别人去守住劳什子的礼。结果是羊被吃光，礼也崩坏，这是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的，有一句总结式的评语叫做“国民经济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照圣人之道是应该“执乎两端”的，羊也爱，礼也爱；而且“过犹不及”，不能一边倒，一刀切，一窝风，都去爱羊、养羊、争羊。可历夹总容易把事情搞成一边倒，如一提经济规律，就出现工农兵都去学商的一窝风，教师卖面条，博士生摆旧货摊，社科院开舞厅；用人有赞助人员，招生有议价学生，还有说不完的花样百出的“创收”路数。这些都是有事实为证，有报刊报导，而且弥漫全国，形成了风气的。既然群起而爱羊，势必就有不逞之徒起而攘羊，“倒爷”之类于是蜂起，不法商贩钻点空子，小人物拿点回扣，揩点油，还只算小偷小摸，顺手牵羊之类；在上者有“官倒”、“官抽”、“官

批”；攘的不是只把羊，是数以千计、万计、百万计、千万计的庞大羊群。“我爱其礼”的人去查一查，遇到的是重重阻挠，层层包围，处处设防，事事掣肘。有些好不容易从洞谷深幽、云遮雾断之中查出了真相或真相的几分之几，案已立好卷，档归“查清”类，仍不得不注道：“待处。”也就是放进冰箱去冷处理。古诗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这一“待处”就只管“待”下去，下文就是烟消云散。追得急，必须交代一下时，也顶多找只把替罪羊——又是羊！——聊表“爱礼”之意，这也是事实具在，报刊多曾报导，而且成了风气的。

为什么查不出来，查不下去（或上去），即使查出、查清了仍然“待处”呢？这分明就是实行着“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直道”之故。那末“我爱其礼”呢？礼么？书呆子！岂不闻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了么？

但现象毕竟休目惊心，羊与礼的问题，尊者、亲者攘羊其子该证之还是该隐之才算直道的问题，老是缠着人不放，疑莫能决。心想，哪怕得个勉强可以给自己交卷的解释也可以自慰，苦思冥想之余，暂时找到的答案是宋人赵普所说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妙在“半部”，半部者，不是取上半部或下半部，而是并不照单全收，只取其有用的部分作治天下之道。质之于博古通今的君子，不知此理能成立否？

《清明》双月刊 1989 年第 1 期